

詩經說約

23

□ 12
3510
12



明 351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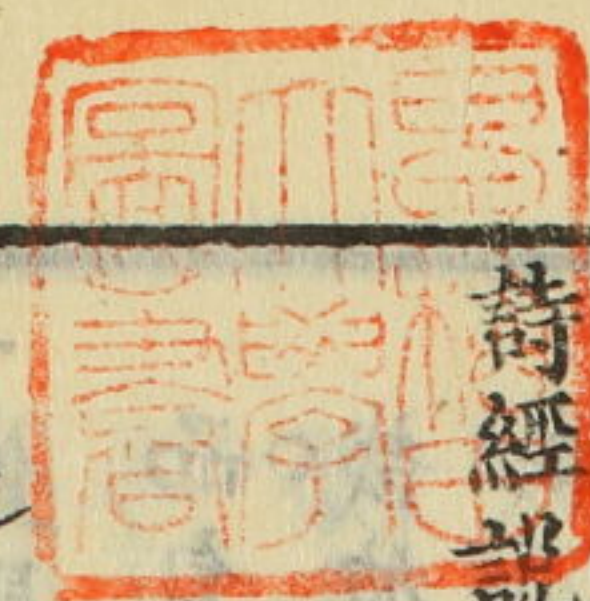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彙參訂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盬不黷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目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



昭和29年5月6日
今日午4代氏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三

賦彙參訂

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矣。其常矣。孔疏：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官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村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呂記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

嚴緝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官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內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捨而不愚者，捨而自廢，其所守則為愚矣。惟聖人固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從而為愚，則是罪也。抑所言修身治國平

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十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威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六帖隅字佳，即處囊脫穎之意，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靡，靡不愚，非以無威儀為愚，乃以無威儀而見其愚也。亦隅字意。古義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北官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麟按集傳疾叶集之，反此筆斷。主四句一截說，方有轉折。有哲人之名而無威儀，則無哲人之實矣。故曰：愚詩通云：聰明之人都是懵懂，是也。後四句總是因人言而怪，歎發端之辭。然又不可謂靡，哲不愚，真有人說。歐公本義云：庶人之愚亦職維

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譬
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惟斯疾云者言指人性明而
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較
更有斟酌有啟發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訂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
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
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
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

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麟按此章亦主四句一截說然依疏義說上四句言威德自然
之效君道之標格也下四句言君道之當然必如此然後可為
民法也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將不期
而然矣則今句理亦自迴合天地之性人為貴一句通解云推
原起作總頭故注以故能字接下開說然道德稍分而訓順三
見所由所得則四方四國以為同固必至之理也但無競有覺
俱着九字詩通云無競卓然莫加之謂有覺廓然直大之謂頗
醒大其謀又必定其命遠其圖又必時其告上下理皆自相足
敬慎威儀則繫帶維民之則為一連也集傳告叶古得反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

言經說名
厥紹因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尔字者。故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疏義興尚也者。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前人功績謂之緒。麟按集傳政音德與合叶。酒子小反。與紹叶。刑明光反。與至叶。文皆依韻為轉折。

○肆皇夫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止。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遏遠也。

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止。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與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訂謀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呂記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逐之也。

嚴緝庭官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官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

麟按此章上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集傳尚叶平聲。兵叶脯古反。通章一韻也。注亦木段會意。解如是耳。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八字合着最見勤整意不

詩經卷之二十三 大雅 四 職簾居

必依詩緝。謂為微詞有所指斥車馬弓矢戎兵三項戎兵孔云
戈盾矛戟之類也。細注戎兵在戒備之下自為戎作戎字疑又
稍別。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語言柔安嘉
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
王之玷缺尚可磨鑄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
南容一曰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疏義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

木全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下三句治己之事也。身

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謹
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也。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字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
言一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
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
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麟按此章亦上以三句為一連。下以三句為一連。
四句為一截。然上六句之中質爾謹爾平對用戒總承慎爾敬
爾平對無不總承尤整也。下四句中警語言此理易知且木全
已言定集傳虞元具反與度叶儀牛何反嘉居何反為吾未反
與磨叶質訓成也者本毛公。又曰定也者本歐公也。孔曰成。

詩經卷之十一 大雅 卷之十一 大雅 賦 卷之十一 大雅 賦

就之義。故傳以質為成。歐曰定者言安定。人民也。歐又云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治度。此乃以防未意之事。詩緝云謹爾之出。話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故知下第二句各總承不可為也者。詩傳云言不可修為是。矧不及古意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其捫朕言不可逃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以為我執持其言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孔疏釋話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韋陶曰朕言惠在

原曰朕皇考是也。

呂記申言之所由發也。

嚴緝箋曰惠順也。○申言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

大全孔氏曰朋友謂鄉大夫等。

麟按注且天下之理五字將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八字一宕開。景妙不必謂是主言主德惠於惠字斷止就言說與無易四句。原是一正一反話也。曰庶民小子則小子自是庶民之子孫。將來為我子孫之民者然不必著相。只帶過說庶民為雅。孫不絕萬民承奉俱謹言福祐如此。謂但遵奉其言不違不絕亦是膠柱之瑟也。逝集傳叶音折疏義大全註云與舌叶似也。但疏

義本全又云無易二句不用韻則不可解麟意或炤公劉之與
 乏叶潤與潤叶倒作矣與矣叶未嘗不佳不然則六帖以苟逆
 叶者亦必有據而不可遽斷為無韻也下六句則集傳譬叶布
 又反報叶蒲救反為一韻友叶羽已反與子為一韻繩承又一
 韻上四句為一截而此六句又一截則又依韻以兩句一連進
 連說落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白不顯其手云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
 也格至度則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
 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

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
 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子見也當
 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所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
 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佞修之於外又當戒謹
 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
 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麟按此章只依韻視爾至有愆三句一讀住相在至云觀四句
 一讀住神之至射思三句一讀住而又以集傳體貼之理無不
 出矣餘紛紛者盡可芟也集傳格剛鶴牙射弋灼反皆與度叶
 ○視爾三句炤相在四句一淺一深之辭末三句推原之辭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怨于儀。不黷，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

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呂記王氏曰：童無角，理辟我施惡無報以善之理。

輯錄字書：虹與註同。

大全：豐城朱氏曰：言爾為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

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通解：辟爾為德，辟字畧讀。言君爾之為德云云也。投桃以李，反覆言之，以著其必然。

六帖：此章修德亦多。就謹儀上言之。林翹曰：差謬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湛之類。至喪德損儀矣。

古義童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孩。

麟按：前四句以嘉儀為韻，一讀佳。言當修德如此也。中二句以賊則為韻，一讀佳。言脩德而至於無怨人必法之也。後四句以李子為韻，一讀佳。則一正一反言之，以著其應之必然。通解與

豐城之說是也。若以挑李二句際貼為則，而未二句另說。非詩體矣。大段因韻脚即可悟文理。嘉儀叶者，反已見第五章。故不

重載。○字彙虹本胡公切。又胡江切。降平聲。潰亂也。虹亦胡公切。亂也。詩。維城內。虹是也。又胡江切。音絳。義同。則今洪武正韻。並收十七陽。豈輯錄云。虹。虹同者。自讀如江。而不必為虹。寬之。虹與坦州。說頗非是。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緝。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孔疏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緝之絲。與維德。

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緝之絲。猶言訓之。以學。蘇傳。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為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大全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類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

六帖温温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憂有一段恂恂下人氣象纔好所以說温温便能聽言而進德基如基址之基能温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温故能格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便復湛然虛明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善決江河順之至矣

麟按言緝之絲雖謂披之綸以為子然玩箋云披之弦以為子則是有所深之柔木以為子然後可以絲為弦而被之非直被之柔木也但有柔木而不被之以弦則不成為子故詩緝曰有苾苾然柔惠之木乃緝被之以絲弦而為子又稍異耳音叶段

落則愚意上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以絲基為韻下六句一截三句一連以行心為韻最為直捷行在八康心在十二侵古叶本通也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於哲人不必總承以殉俗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聽盈講夙知而莫成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孔疏我非但以手攜擊之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

悟又非但對面命語之又親提擲其耳庶其志而不忘

歐義非徒引其年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

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

○吳夫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事既老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老

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蘇傳非以為教之也以為虐之耳

麟按集傳慘叶十各及耄叶音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取譬不遠吳夫不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過僻棘急也

○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辭夫豈遠哉觀天道

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

則喪厥國也必矣

講意曉譬非辭喻

六帖鄒嶧山曰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吳夫不忒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

道寔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
 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
 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菀彼桑柔其下矣自將采其蠶瘼此下民不珍心憂倉兄填兮俎
 彼吳夫寧不我矜

此也菀茂句備劉殘珍絕也倉兄與愴怵同悲悶之意也填未
 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瘼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是
 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
 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
 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所

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
 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
 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悶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
 之也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放棄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
 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公時
 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
 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
 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文元年左傳引此
 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

夫也

嚴緝錢氏曰倉兄古文假借未加偏旁

古義按十日為旬以周匝十日而言之故有徧之義

麟按填字義朱子雖無定說然注云至於病則是主病之意為

多也但據釋文填音塵疏義大全俱云填舊說古塵字細注亦

云舊說與陳塵同即似以反為訓與旬民矜字方便作叶同韻

則音韻理無所取矣大氏今人論詩多不言韻是失之大者故

屢辨焉○古義填本作寘塞也亦當音田填訓反則字彙云池

鄰切音臣也獨此與孔填不寧同鄭氏詩注云古者寘填塵同

音亦見字彙豐氏補音直云填音田疑無據○自此至第八章

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四牡騤騤_叶旒旒有_叶綢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_叶黎具禍以_叶燼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罪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

頻急感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塗旗

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孔疏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

麟按集傳翻叶批寘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古義真韻

國步_叶蕩_叶資天不我_叶將靡所_叶止疑云但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_叶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但亦往也

競爭屬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但無所

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大全儀禮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但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六帖徐士彰曰：言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公朋植黨，則爭心起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誰為此禍乎？

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階暗指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紘之也。

麟按：蔑資言將滅而可歎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同俱兩句作一句。然此語意又取喚下不作死致。集傳將叶子兩反競，叶其兩反梗，叶古黨反。古義深韻，梗叶古黨。吾吳中，方言亦然。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覯，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樂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東。大全慶源輔氏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麟按：集傳怒叶暖五反，古義疊韻。征役者之怨辭止此。

○為謀為必亂也。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述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愷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執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少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輯錄遊語辭也。

增釋吳師道曰。其下及覆皆以賢否為言。

大全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被義則失其序矣。

六帖序爵量材度德之意。

麟按集傳。溺叶奴學反。古義藥韻。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蕭心。烝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後。也。蕭。進。也。蘇氏曰。君子視厲主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喑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大全孔氏曰。嗚喑。短氣也。風。喑。入氣。不能喘息。嗚。喑。易。合。反。通解。稼穡維寶。二句。推好是稼穡之由也。此章有王不用賢而

賢亦不肯為之用意與上章略相關

講意民有肅心指未仕之賢言

六帖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速孰使之厲王使之也○勞

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

麟按茅云本不必過泥推原其故乃似出厲王耳此章獨三換

韻不測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痒哀惘中國具贊幸荒

靡有旅力以念宮倉

賦也炯痛具俱也贊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

贊同卒盡荒虛也旅與替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

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蠱賊則我之稼穡

天病而不得以代食矣衰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

乃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

在共和之後也

鄭箋蠱孽為害五穀盡病

嚴緝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

疏義蘇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

宗之因名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

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木全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

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蠱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

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

力以念天禍也。○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嚴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

麟按：共和雖有此兩說，然此詩之作，必正在厲王之世，不必辨嚴緝將滅，將字周旋自妙。未二句言沒，這許多氣力去念他，非實語。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侮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

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嚴緝自獨，猶獨自也。

麟按：秉心，宣猶。蘇呂嚴俱作兩層看，然愚意八字亦一氣耳。不必太分。集傳瞻叶側姜反，相叶平聲，古義陽韻。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慮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孔疏：谷是山谷，隆谷是窮困之意。

疏義衆多並行。則有和輯之意。○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

此。通解朋友與下章同。俱指在位者。集傳下字對上無明君上字。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相之

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

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輯錄幾先。幾微朕兆也。

通解聖人本為巨者而言。例下今用事者句可知。如蔡公之屬

也。麟按如此則瞻言百里蓋略自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麟按寧為茶毒疑。如言甘為我首。集傳迪叶徒沃。反古義屋韻。

大風有隧。有空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位以中坻。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坻。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

暗也。坻。汗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

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

詩經卷之二十一 大雅 麟

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汗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汗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通解：隱暗汗穢，即下節貪虐讒譖等。

麟按：此章以兩句與四句詩中固有一體。然觀注亦各有道。句正以本段相况耳。補最妙。與南山有臺等自不同。集傳垢吁居六反古義亦屋韻。

本風有隱，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

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屬主說。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天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蘇傳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

疏義：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悖，即是非如醉。豐言之爾。

太全九峰蔡氏曰：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圯音痞。○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與下三句。太風則有隱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

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

通解對如今人云對他說一般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

來赫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于慮而一
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
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既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
動也亦通

孔疏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太
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
疏義朋友即諧已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條共事耳本即小人

之徒也苟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

麟按集傳獲叶胡郭反赫叶黑各反古義藥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
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
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
利之事知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
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疏義道民以惡貶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六帖變詐則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所以貪亂而不知止
也曰如云不克又曰職競用力形容小人之惡極矣

說通民之同極。以職涼善背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
適亦小人競力以道之也。

麟按為民不利如畫其力畫其財集傳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

民之迷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

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置君子

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

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

也

麟按集傳此章無韻詠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然古韻晉在四
寘本與右守等字為叶則是寇可叶罽也五歌本與移宜等字

為叶則是子可叶歌也亦不甚費牽捏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詠義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怨甚痛之詞故言之
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也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

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

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主之烈內

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

詩經

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鄭箋仍故周大夫也。

孔疏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釋言云荐再也。傳十二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太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殷祀而修之。編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

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受圭璧少而易錫。故言既盡。

通解何辜今之人是詩中倒句。

古義前二句與末章有嗟其星相照應。而此詩人之語。自主曰以下。則述王仰訴於天之詞。述之。所以為美也。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俱兩句一連說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二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斃。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

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數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古義：蠶通作蠶。爾雅云：薰也。嚴云：旱氣蘊積隆盛其熱熏人也。禮說文云：潔祀也。祀說文云：祭無已也。不殄禋祀者，謂既祭此而復祭彼相續不絕如下文所云也。輔廣云：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陳祥道云：雩必自郊，但宮後世或折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梁北齊及唐皆然。非古也。奠說文云：致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刃也。瘞說文云：幽糶也。上言奠謂祭時進之神前，下言瘞謂祭畢埋之於土。凡酒食牲玉幣帛祝冊之類皆然。宗之言，尊音之轉也。曰靡神不尊，祀之則天神地祇人

鬼無不在其中矣。按周禮：太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太歲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太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皇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之始祖，上帝鄭玄云：天之別號。嚴云：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加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輔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顏師古曰：今俗語謂無為耗食為民天，民為邦本，旱不能生穀，耗可知矣。民無所得食，敗立見矣。是之謂耗數下土也。丁之為當亦音之轉也。言此耗數之禍，曾是不

先不後而適當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麟按集傳臨叶力中反古義東韻亦兩句一連說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吳夫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雷如雷言畏之甚也子無

舌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

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減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

滅也

通解大亂之後謂承厲主之暴虐

麟按不可推不可推而去之也如今常語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太命近

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

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

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無涕泣而道之也

蘇傳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

疏義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

而請亦其義也

古義赫說文云火赤貌韻會云火炎日曝皆曰赫炎說文云火

光上也炎炎爾雅云薰也鄭璞云旱熱薰火人也愚按據上說

則赫赫是言日曝之象炎炎是言旱熱之氣止通作只語已辭

也。仰視曰瞻，還視曰顧。瞻似屬下，顧似屬上。羣公先正遠而陳之也。顧似屬下，父母先祖近而親之也。靡瞻靡顧，言若遠若近，俱無可恃賴也。羣公即鄭玄所云古之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居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孔云：國語，鯀為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三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實神。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太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祀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不我助，言不肯助興雲雨。

麟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語韻。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懼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惓，燎之也。懼，勞也。畏也。熏，灼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遁而去也。孔疏：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麟按：集傳川叶樞輪，反遯叶徒旬，反。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既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

詩經卷之六 卷二十三 大雅 五 賦類

詩經卷之... 社不莫... 賦也... 帝孟冬... 恨也... 嚴緝... 星辰... 穀於... 祖... 稷... 日月... 太公慶源...

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痼病潛，魯也。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嚴緝曹氏云：月令孟冬，天子祈年於天宗。太割，注謂天宗日月星辰也。太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卒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飲鴝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謂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風矣。
太公慶源輔氏曰：祈年則孔風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

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

通解：不莫，方秋收之際，即稟方社之禮，不後時而遲也。朱子小雅注：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古義：黽勉畏去，承上寧俾我遐又一轉語。
麟按：集傳虞叶元具，反古義遇韻。

早既大甚，散無爰祀，鞠哉庶正，罔謂我師。夫膳夫左右，不周無不能上，即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痼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馳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

詩經卷之... 賦也... 膳夫... 其兵... 大夫不食

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有
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理之理
同聊賴之意也

嚴緝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
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曰窮哉病哉也庶正冢宰
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目也人皆勉力
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

講意散無友紀者羣臣之職事散亂不能如常之張理
古義庶正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冢宰天官特於
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為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皆近臣也
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平

朝者具舉之矣

麟按此詩緝與古義說最善趣馬以下數其人之詞本一氣連
落不登不秣等朱注偶沿毛傳不可用孔疏云當先有成文故
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經無其事以類言之是也集傳掌叶樂
里及右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斃木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
明星未有雨微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至以昭假於天者已
無餘矣雖今疾已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
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下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

詩經卷之六 大雅 瞻仰昊天 賦 詩經卷之六 大雅 瞻仰昊天 賦

言紹詩終 卷二十三 詩 終

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

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疏義以庚庶正民安而後庶官定也

麟按集傳正叶諸盈反古義東韻○庶庶正亦即應上章舉一

概餘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太全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

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語類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曰

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

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

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翰蕃蔽也○宣

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

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禎餘屏被而宣其

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

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

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

有申有齊有許 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

詩經卷之二十三 六雅 嶽 嶽

言結詩
美姓為之。歷漢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
苗裔。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
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
夏贖刑。姜氏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孔疏松者山形竦然。劉熙釋名云松竦也。亦高稱也。李巡曰高
大曰松。郭璞曰今中岳於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經典羣書多云
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
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甫侯佐相
穆王以王年老老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刑之
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一世俱出於四岳
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

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
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
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
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
故也。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小
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
詳詩意故耳。

嚴緝維申及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於以蕃蔽其患。難南
方則於以宣布其德澤。
疏義甫侯二說當從前。此章言其生稟之異。而才無不具也。
麟按獄降生申。自是古今誦揚。套本不必有實事。如二氏逆流

下降之說且集傳本鄭氏云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則語意原自斟酌孔辨蔡侯處直云同為嶽神所生且尤近評蔡斷不足據者也集傳天鐵因反與申叶翰胡干反與宣叶各四句一截兩句一連維翰貼上句帶說蕃宣平說于蕃以總領諸侯言于宣以經營四方言也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孔疏杜預云甲國在南陽宛縣是在雒邑之南

嚴緝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也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

疏義王肅謂召穆公為宣王司空司空掌管國邑故命之○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亶亶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繼其先世諸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公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禮意無加於此矣
大全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

麟按此章三換韻事與式叶伯與宅叶邦與功叶集傳式失吏

反邦卜工反古義事式寘韻伯宅陌韻邦功東韻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之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久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嚴緝錢氏曰厲主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疏義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申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因謝邑民人之衆而使居之且命召伯徹土田以足其用命傅御遷私人以安其居董重之臣皆

出上命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

麟按此與上章亦反覆相足之辭雖說者類云上章述其意此章述其命要皆約根王言而為之未必截然兩項也集傳邦亦卜土反與庸叶田地因反與又叶古義邦庸亦東韻田人真韻

○作爾庸顯然當為王命語故以屬命遷私人亦命傅御云爾矣行非先就國也

甲伯之功召伯是管有傲其城寘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賦也傲始作也藐藐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明貌呂記李氏曰四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疏義營謝既畢則錫命以遣之此後事臨遣之時而備送在之禮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彼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古義寢廟宗廟也前曰廟後曰寢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營與成叶伯與濯叶也集傳伯叶連各反既成藐藐句依輔注轉落以起王錫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秣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北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

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

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

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宜主命之故知宜王之舅如鄭意厲王

之右曰豎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豎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也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

宜之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

謂之介圭也

發緝王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鈞膺濯濯也賜以乘之馬即上文四馬騶騶也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宅之曰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

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伯申伯上田又曰王命召伯伯申伯去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曰牡騶騶鈞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疏義此臨遣之時而述王命之辭也○近鄭音記按說文从是从小今从斤誤○注封圭封大也○亦帖按此近字即其字也古文其字从是从小俗誤改斤為斤遂作近耳豈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而近時說者以為申伯辭王而行也豈不可笑○麟按說文云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注疏說正謂

伯宣王母舅耳魯詩世學謂為外舅是宣后之父此不足信○據字彙斤古其字而近音寄古之通人以木鐸記詩言又行也誌也亦無語辭之說徐鍇曰道人行而求之故从斤薦而進之於上也○集傳馬滿補及吐土古義寶保如字另叶亦四句截○平王之母家亦申國此不待言然魯詩世學遂斷弑世之申侯為即此申伯之子亦恐屬臆說但對謝而又世云申則雖加也進律仍不移其國之故號理復有之要置不辨可也○申伯伯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伯申伯去疆以時其糗式造其行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郟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

詩經說

卷二十三 大雅

賦

言然言然
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時積糗糧過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阻行也。

鄭箋餼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疏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存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之絕也。今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

疏義此則啟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餼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

大全郿縣今隸陝西

古義還說文云復也。言復之鎬京也。南指謝也。還南丁字中。具有轉折自郿至鎬。由是而南也。按輿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為郿。又東則為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誠歸言始成行也。申伯改封於謝。則謝是其本國。故以往為歸。嚴云。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陸化熙云。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去王。唯其勢不得不也。故置勉辭去。王命召伯。是重複追述之辭。非謂此時更命。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上下各開說。集傳行叶戶郎。

反。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一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主武王為法也

毛傳徒御徒行者御軍者不顯顯也

嚴緝此章述申伯至謝方送行而預道其事也

麟校此章申伯至嘽嘽三句為一截番嘽為韻也番如字周邦

二句為一截不顯三句為一截翰憲為韻也集傳翰叶胡干反憲叶虛言反各平聲通解云四句截如何成文字○詩通不周

邦指京師一帶人言汝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

之喜者以其平日信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耐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柔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

風聲肆遂也

孔疏柔惠安順也

嚴緝錢氏曰採謂采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採曲木者不

累日頽師古注云採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卑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為全美○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其風肆好言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

疏義此章言其美德全而治聲著見已之詩不容不作也
通解採此二句指作卿士時言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韻脚朗然雖其詩孔碩自粘
吉甫作誦而其風肆好自起以贈申伯可也若作誦領頭碩好
平對贈申總結他文字或然詩必不爾矣誦詩風三字變文相
足究竟則總謂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
吾為禪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松直八章章八句

古義竹書載宣王十年王錫申伯命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三 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密訂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
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彛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
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益自百骸九竅五臟而
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
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
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
轉處

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
 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
 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
 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孔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
 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
 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
 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
 不知何所案據
 嚴緝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

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

輯錄有物有則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
 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
 也彛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
 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
 愚莫不好之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
 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
 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夫之明命
 有以視於下也昭假於下謂宣主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惟天
 子有昭明之德格於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

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異於人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依韻四句截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加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鄭箋儀威儀色顏色

呂記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嚴緝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簡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太官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故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講意此章備舉其德正見其異於凡民處也○如綸如緯曰命喻德宣譽曰布○觀王心之順而德之足以格心者可見觀王政之宣而德之足以行政者可見

六帖非一德之潛乎默辨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
運量何以布天子之德意

麟按疏義大全並云叶韻若賦未詳而古義仍之六帖則云德
則色翼式力若賦本一韻別本不解改賦作職云別本者亦斥
豐氏也但謂本一韻者亦未著其說今據古韻十三職可與弱
富等字為叶弱奴應反富必為反是也則於若賦亦必有可通
者本章亦四句截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
之於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以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

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
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
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疏義出納王命而為王之喉舌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皆天
子期之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
之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續我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此
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麟按辟集傳音辟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則考與保叶發

與古叶也。發集傳方月反。又王躬是保。豐氏作王躬是佛。皮力反。舌叶音實。發叶弗力反。則為通章一韻。保為佛者。蓋言彌也。然亦頗穿鑿。姑備一說。

肅肅王命。仲山甫攝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疏義邦國諸侯之國也。

大全朱子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不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

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刻燭無臆。遂于不虞。以供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知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德。而後已。麟按此章亦四句。截然八句。作四乎兩之字。兩以字各對。先輩文皆然也。宋人表啟中每用將明字。本此將明明集傳叶謨郎反。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如納也。不茹柔。故不侮於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六帖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麟按此章之剛柔皆指他人言。不必又將山甫之剛柔混內夾雜。呂巽及大全諸說。正為註柔嘉一語耳。其實本章柔字非柔嘉柔字。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交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交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

故曰。交職有關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餘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關。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有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疏義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木全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情然不知。非知至意識者。莫能舉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

之而莫能助之也。

廣按上二條如然據通解如毛是眾人能知能行之意非隨分各足之意不必入易舉字覺尤直捷蓋舉者以手擊物之名今群如言有二物甚輕而人莫能舉以為常事起下惟山甫不然也德輶二句俱入言故下以我儀圖我字作轉我儀圖之正對人亦有言也人亦至民鮮克舉之我儀至愛莫助之各三句一讀性而中各為兩層轉折表職二句另說故注以至於字又轉民鮮克舉舉字與助補為韻易明餘不拘耳愛之而恨其莫助是極形容其愛之之語亦不重莫助意助集傳叶牀五反

○仲山甫出祖四牲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於臨菑計獻公當夷主之時與此傳不答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蘇傳仲山甫相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恐常不及事也

嚴緝其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也輯錄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

古義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為臨淄縣亦在青

詩經詩經 卷二十四 大雅 七

州府

麟按集傳及叶極業反常熟方言亦然

○四牡騤騤，八鸞喑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馬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過歸，所以安其心也。

毛傳：造疾也。言周之望神，山甫也。

麟按：此上二章方及城齊送行之意。四段反覆，真覺意味深長。

集傳：喑，叶居奚反。風，叶孚愴反。○詩通云：上章每懷靡及，正與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說者多欲將永懷，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薄彼韓城。燕師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疎，山甫而出之於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體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實與愚見合。○詩通又云：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妙用，註保王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上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所作。

烝民八章章八句

古義據帛書事在宣王七年○山甫卒諡穆周語亦稱穆仲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共爾位朕命不馳韓不庭方以佐我辟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旬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壬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繼我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度敬易改韓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備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蘇傳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太全鄭氏曰韓作楨幹而正之也我辟汝君王自謂○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續我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韓不庭方以佐我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也以柔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循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馳示之以信也韓不庭方以佐我辟又欲其有以敬王之儀也○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麟按此章斷以奕奕至祖考三句一連六句一截道考為韻也無廢至我辟二句一連六句一截解易辟為韻也解集傳叶訖力反餘紛紛分截者俱非是續我祖考畢竟嗣位本事下俱申

戒其嗣位以後事故在出處轉折梁山據古義非大王所諭子
 由引禹貢語何景明頗不從其說亦未知孰是○夙夜匪解足
 無廢朕命向朕命不易承度恭爾位向然意思則大段相連若
 曰爾嗣位之後當無廢朕命至於夙夜匪解若度共爾位必朕
 命不易也說家無一楚楚者只緣不看韻脚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
 淑濟綏章簞箒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幟脩章金厄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
 交龍曰旂綏章深鳥羽或旌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
 者也鏤刻金也馬者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鞞去毛之革也鞞式
 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

幟覆式也字一作幣又作幟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脩章鞞首
 也金厄以金為環纏搯轡首也

毛傳覲見也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

凡疏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
 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畫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
 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
 色之舄馬則有金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鞞纒也又以鏤金
 加於馬齒之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虎皮淺毛幟覆其軾脩皮
 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
 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翟氏
 以為綏後世或無深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旌牛尾為之綴於幟

上所謂注旌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鞞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為鞞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幟字禮記作帶周禮作覆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帶鹿辟春官巾車言犬禎犴禎皆以有毛之皮為帶此云淺幟則以淺毛之皮為幟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幟與天官冢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冢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冢為覆蓋之名○巾車注云鈞嬰領之鈞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太帶纓今馬鞞鈞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刻飾之案釋言云鞞刻也郭璞云鞞音狸

舍人曰鞞謂毛也刻胡以續羊毛而作然則刻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能以衣馬之帶鞞也如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是揚者人面看上之名故云看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鑲錫施鑲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鑲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鑲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看眼之上也釋器云纓者謂之革故知脩革謂纓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搃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呂記平氏曰淑旂綏章於紉後建之簞第在後衡在左右鈞膺鑲錫鞞鞞淺幟脩革金危則皆在前

嚴緝箋曰第者車之蔽蓋者席之名用席為蔽

疏義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景之與圭合則無為
輯錄淑善也者善美也箋云旂之善色者也

大全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觀宗遇會
同於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通解四牡二句言其始來之儀衛其下三句與上韓侯受命一
時事王錫以下則將歸事也

古義陳祥道云璧著席然施之軾上厄當依釋文通作溢

麟按此章四牡二句一連韓侯三句一連總五句一截張王為
韻也王錫三句一連玄衮鞞各二句一連總七句一截衡錫
轅厄為韻也衡集傳叶戶郎反錫從易易即古陽字故錫音羊
錫則從易易音亦故錫音昔本辨疑各以韻聲為義耳淑旂以

下每十字為一物然皆以兩物為一類最精妙鞞鞞而覆以淺
轅條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另轉韻或以
此場字從易音長場字從易音亦為辨亦以是而寫讀多誤
信乎字學亦不可不明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餞維何魚鼈鱉魚
其餞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遺豆有且侯氏燕喜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也名或
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餞菜散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
多貌侯氏觀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鄭箋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蒲深蒲也
釋文筍字或筍

詩經言... 卷二十四... 雜錄

孔疏較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菜般對肉般故云菜
殺謂為菹也若平常藪亦兼肉故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
以藪為八珍所用是也。醉人注云深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
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自生取之甘脆鹽而以苦酒
浸之如食芻法。

大全層在陝西安府鄠縣。○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
之韓侯之行王使顯伯餞之禮亦有等差也。○東萊呂氏曰侯
氏指韓侯。

六帖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
殊典也申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父之里百兩彭彭

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親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
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馬猶言昔郊公黎比公也蹇父
周之卿士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
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親禮既畢而遂就至國親迎以
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蹇父者厲王
之婿又周之賔卿士也此言韓侯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
蹇父之里蹇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鎮衛之光顯也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侯娣姪之盛儀容

詩經卷二十四 大雅 韓奕

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頭道

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興詩本因
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敘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
也。不然末章之壬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
曾許汝編年叙事不知近時說者何緣牽強如此。○呂東萊曰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
志孚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
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
莫不在其中矣

麟按此章韓侯取妻三句一連韓侯迎止二句一連子思為韻

百兩御之三句一連銜光為韻諸娣從之韓侯顧之各二句一
連雲門為韻大全輔注畫截者是也

○賦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其如韓樂孔樂韓士川澤訶
訶鮪鯉甫甫鹿鹿嘆有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賦也韓姑厥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訶訶甫甫
大也嘆有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
燕安譽樂也

麟按此章不過形容侈大之辭作詩人常分無可深求莫如韓
樂樂字亦作北音讀便與到叶○靡國不到為姑相攸皆點綴
語必非實說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猶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壙。實壙實敵。實敵實藉。獻其貌皮。赤豹黃羆。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猶。夷狄之國也。壙。城。經池。藉。稅也。貌。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猶。使為之。伯以修其城也。治其田。敵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王外夷。故云。因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曰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猶。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猶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

大全陸氏曰。貌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貌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撥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張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又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鄒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祀之類。皆令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三山李氏曰。因其伯。即上文。績我祖考也。○壘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圍。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主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

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於玉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功無也。

古義豹、麋、赤、羆、貍、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裘之重狐、白。○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軍，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

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孔疏：禹貢，嶧、濰、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也。滔滔也。

太全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

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麟按集傳滔叶他侯反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洗洗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太全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

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今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至也彼見利則奪見利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寇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見軍鄰四方只大槩之詞集傳定叶唐丁反

○江漢之游王即召虎武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

關曰方之侵地而治其
 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
 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歸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呂記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於王之辭
 首尾太氏類今人所藏古詔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太公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華谷嚴氏
 曰古人伐叛討戴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
 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
 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攻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
 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
 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
 夷在南海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并

其田敵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
 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麟按集傳海叶虎奏反三換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也
 翰翰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
 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
 為積幹今女無白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且
 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孔疏世本云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太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自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

麟按集傳翰胡干反與宣叶古義先韻似養里反與祉叶古義紙韻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

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糞合而鬱之曰鬯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川土田附庸

鄭箋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孔疏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鬯者一自尊汝當受之

以祭於汝，先祖。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蕘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邠，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者，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蕘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曰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當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玉制云，三公一命夜，若有所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瓊之賜，九命乃有也。箋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鬱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

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貴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太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太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在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名，稱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天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

則去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散緝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壘為下，自居中，亦璞云：不大不小。

者是在壘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

六壘為下，受一斛。

疏義：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

璋瓚而已。

大全壘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由，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

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

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

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主，不

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

經康亦得此意。

通解：此虎拜拜於岐周之廟。

六帖或云：釐爾四句為錫，是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為寵，是

敘事之詞。按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驟括成文。正不必拘泥

古義。瓚者，祭時酌酒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若諸侯則天

子賜之圭瓚，然後為鬱。未賜圭瓚，則資幣於天子。

麟按：首二句，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六句，集傳因地因反

兩命字，蒲弁反，年彌因反，並與入叶。魯詩世學則改云：秬鬯，

自釐爾圭瓚，才由反，祖命之命音眠，餘不用叶。然必附會也。

賜圭瓚，然後為鬱。禮書引手制，作然後為鬯。秬鬯，一自尚書作

秬鬯二自。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今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

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

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卿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

皇考龔伯尊敦躬其耆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

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

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天

誅義刻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稱諸只

而已此章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

木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

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

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

廟器之詩○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

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

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馬四方之平王則有

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

通解此虎拜拜於康王之廟

麟按集傳休叶虛久反亦三換韻○詩通云對是不墜君命揚

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廟器而勒策命於

上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與

神常合

江漢亦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六年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臯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

賊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非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呂記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嚴緝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

太全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

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臯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

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教既戒臨事而懼也故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諸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柔故其言如此

古義萬時華云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於泯泯滅滅宣王奮然親德六師真如雷霆下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手應麟云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天子六師知是王親行孔云王既親行仍須

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
反將中軍是也既者期其如此之辭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
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以宣主中興之君臯父賢才之將而
征莫爾之徐土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忍乎
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宣主中興如斯
而正

繼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兩換韻集傳士叶音所我
叶音汝是與父為韻也戒叶訖力反與國為韻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木

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
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上蓋我淮北
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臯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
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士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毛傳浦涯也

釋文說文云水濱也

孔疏往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
○不欠留不傳處

嚴緝王謂尹氏曰汝當為策書命此程伯休父為司馬下即高
其呀命之意也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
謂征徐方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

令又相挺而起為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大全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廢也○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不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父則毒民而傷財○鄭氏曰軍

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麟按三農疏引太宰九職注又曰原隰及平地之三農大全引孔氏休父為字而疏引韋昭自以為名又據古義子華子云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止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鄆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龜車也曰唐舟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政府迨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程伊川撰明道

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為周太司馬封於程子孫遂以
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
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緝騷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
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
紹糾縈也遊遨遊也緝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
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
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鄭箋震動也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言主師在道而徐虜已震恐也

麟按此章赫赫至保作三句一連集傳業叶宜却反與作為韻
匪紹二句一連集傳騷叶蘇侯反與遊為韻震驚以下三句一
連震驚為韻黃文裕云首二句截又諸家動云徐方緝騷四句
為反覆極形容其驚畏之狀者俱不成條理大約始此轉折則
意若云此赫赫自將之天子其威可畏而師行安徐非有急遽
也然雖其師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騷動已非一處矣故以之
震驚乎徐方則如雷霆之忽作徐方既已震驚不遑安也蓋震
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鄭氏頗見分別○詩固以
兩句一讀為常然此章亦兩句一讀則無韻無韻是無詩矣且

亦不見段落無段若無文矣故此編所辨急此亦可庶幾由此有詩有文非細故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鄭箋醜衆也

疏義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大全畢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闕如虓虎以言將討之勇發於忠殺非激而怒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

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縣縣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孔疏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古義翰鳥羽也如飛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暫行如鳥之飛又如其有兩羽也

麟按集傳嘽音灘則首句無韻古義徒案翻翰韻魯詩世學他旦切則是三句一叶也然詩中如此章自不妨以下句兩兩相耦而王旅句領頭濯征句總結說茲集傳鋪鉤及與流叶古義甫侯翻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

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大全曹氏曰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

麟按此章說通謂首一句最重此中興之本也極不是詩無編重一句之理也或知四句為一截而不知二句為一連則前四句以王猶句領起中既來既同為對天子之功總收後四句以四方句領起中來庭不回為對王曰還歸總收亦為疑理蓋集傳來叶六直反則讀當如勦與塞為叶八句凡四韻各兩句為叶各隨叶作轉理自不易且既同此既來稍進曹氏已言之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此來庭亦

進來庭稽顙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如是則雖曹注兼心言
同者語亦較難然取大意可矣至天子之功句緊承既同不復
惹既來曹注却醒餘六句理皆按此可惜惟王猶允塞故徐
方既來至徐方既同真天子之功矣四方而既平故徐方來庭
至徐方不回則王曰還歸矣轉折理亦不過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
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
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
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厥後伐太
原之戎不克伐徐戎奔戎則敗伐襄戎至于畝則又敗

美業不終惜哉豈其有懼志乎周宣耳然何論晉之武唐
之憲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三義有常德
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賦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屆綱
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
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
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蠹賊刑罪為之綱罟凡此皆民之
所以病也

毛傳罪罟設罪以為罟

鄭箋患凌也。

徽緝小人為民之害。如蠹賊之蟲。以蠹疾之稼。無有夷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麟按士民斲。是兩項。然箋謂士。士卒。取岡云在佐者。俱不必。亦大槩。語耳。瘳。屆。如字。本可作叶。似不必。依集傳。周禮注。奄。精氣。閉。管。者。闢。通。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大。全。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

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說通。一章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即不外蠹賊罪。然不必分項。

麟按有叶。收。奪。叶。說。此為陽句。用韻之顯然者。亦奇體。有收為句。則集傳本各有二音。或有平聲。以就收。或收上聲。以就有也。

魯詩世學。收。叶。世。守。切。主。上。聲。世。本。古。義。有。于。收。翻。收。舒。收。翻。宥。韻。又。主。去。聲。說。音。脫。者。易。用。說。聲。枯。及。說。聲。說。劍。說。同。

○按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臬。為。鵠。婦。有。長。舌。維。靡。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植。德。故。也。傾。覆。懿。美也。臬。鵠。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所事指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指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是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當言官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鄭箋梟鴟。惡聲之鳥。喻獲如之言無善。

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傳以寺為近。

嚴緝大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指夫成城。指婦傾城。

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不必不為禍也。懿厥指婦指獲如。非不美也。非不捨也。而適為厲階。厲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人。則我敗於已而已。

麟按指夫成城。指婦傾城。二句尚是攤頭語。懿厥指婦。一厥字方是指褒。如輔注是首二句無韻。亦以城城相叶。耳。集傳階居奚。反與鴟叶。天鐵因。反與又叶。末二句誨與寺叶。四換韻。

鞫。快心證始。竟背。豈。不極。伊胡為。愚解。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證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愚惡也。賈居。

言... 卷二十四... 三

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應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應哉。

鄭箋蠶桑織紵

麟按。鞠人。四句一字一義。集傳畫出。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

○居貨曰賈。蓋坐賣以待售者。婦無公事的。謂喪妣。○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狄胥相用。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諱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毛傳類善也。

嚴緝云。亡。猶何。聞。稽。亡。之。止。

疏義集傳何用。猶言何以問。詞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思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

詩經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嚴緝

此其所以論晉於滅亡也。○墨山謝氏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

六帖注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於解經為扼要語。尋詩人之旨隱而不發，尤為深妙。

麟按：謝注殄絕，只項不亡，足證兩句一連之說。耳觀下章疏義，理尤可見。集傳富叶方味反，古義實韻。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疏義憂悲之心，邦國殄瘁故也。蓋承上章末二句而言。

麟按：降罔，嚴云天降罔，以為羅網。六帖：優者紛至，厲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

○感涕濺泉，維其浹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感涕濺泉，維其浹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感涕濺泉，維其浹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興也。感涕，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耆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呂記：幽王之國勢自入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

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武用也。後謂子孫也。疏義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與憂心之久。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麟按：集傳兩後字俱叶下五反。鞏叶音古。○說通云：皇祖指文武也。

瞻卬七章三章十句四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圍在荒

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

小人以至饑饉侵削之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交而邊境悉皆荒

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昊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灾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不人之事也

麟按喪叶平聲在第二句截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熒潰回適實積夷我邦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供其職也潰亂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蟲賊昏椽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大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蟲賊內訌蓋蟲賊之害

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由
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稼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
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
川王氏曰：言所使請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麟按：以稼為被官，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
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闇，并屬闇官，與昏亂之訓
為別。疑稼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未雅。又孔疏引書傳男女不
以禮交者，其刑官則似官闇，所用專取非禮，尤與後世之制不
同。况小雅卷伯是何人，與彼豈亦以淫貶，又能諷及君子也。恐
不如終以昏亂稼喪四字，渾還注為雅矣。集傳邦亦叶卜上
反古義東韻。○依輔注，則內潰其心腹，謂所託密勿之臣靡供

其職業，謂所託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
有誤國大慙為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此章
第三句截。

○臯，訛，曾不知其玷，兢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頑慢之意。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
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恐懼其久，而不寧
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疏義：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推致亂之由也。
輟辭：頑，不知道，緩不共職。

通解：又善於毀人以自蓋也。
麟按：下三句正與上反，然非詩人自謂，不必泥我字。第二句截。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
視潰亂也

疏義此章兩設譬喻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
大全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沈有潰潰怒也小是是用不潰於成
召曼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
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
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麟按詩說云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苴之棲木而不濡其
澤詩通云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也○此章兩如彼
對三句截集傳大全苴俱七如反止字無叶然按字彙苴字七

音無云七如者惟鋤如切音茶為水中浮艸則此或七如反而
傳者訛之也又再呂切音沮為履中草則疑可借與正計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
斯引

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糲也糲則精矣替廢也兄况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甚也而今之疾又未嘗若是之甚也彼
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乎
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引長而不能自已
孔疏以疏對稗則麤於稗也麤於稗者惟糲米耳故知謂糲米
也米之率糲十稗九豈八侍御七
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

如此

麟按此下三章俱四句截彼疏斯釋斯即此也言彼為疏此為釋以相形為義又彼者外之此者內之勝劣亦辨也故正接云胡不自替引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魯詩世學叶以計切與替為韻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戒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疏義比也諸本作賦也誤○用小人者禍亂之本○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

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為是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六帖引是長說弘是開說

麟按集傳中叶諸仍反躬叶姑弘反然愚意頗叶弘中叶躬昭前篇隔句為韻例亦得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盛國百里於子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盛促也○文王之世周公

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亦謂曰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尚質成而其勢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益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太全定字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權用舊人審如是則不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大成祖哉

六帖辟國百里以化詩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也日盛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未說不尚有舊

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末句不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凡古人之文辭義逐上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註脚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經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於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以此義未可與讀傳註也

麟按此章以重舊為韻集傳舊叶巨也反

召是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是夫空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是以別小是也大全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此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邶雅之終係

言然言然
卷之二十四
終

以召是豈非祀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
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
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
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一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終

